

Aljoscha



ART

ALJOSCHA

「生物主義」藝術超越單純的時間性，
體現持續又永恆的觀點。

專訪藝術家 Aljoscha



VISIBLE & INVISIVBLE

在純白畫廊裡、高聳教堂中，那一座座由藝術家 Aljoscha 以透光壓克力玻璃打造而成的不規則作品，在靜物型體中顯現出彷彿細胞或有機生命體般的活力，為或當代或古典的空間裡，憑添一絲道不明的奇詭豔異。

"The concept of eternal in Bioism lies in its philosophical and speculative nature."

(Text) Quo Hui
(Photo) Aljoscha

想要理解這些充滿張力的作品，可以從直覺感官經驗出發，或是開啟一連串抽絲剝繭的過程。抽絲剝繭的第一個線索，是藝術家 Aljoscha 在官網上提出的聲明。以「生物主義」(Bioism) 藝術家自我定位，Aljoscha 在聲明中是這麼說的：「生物主義，或稱『生物未來主義』(Biofuturism)，是我對於創造新穎生命形式，並為有機生命發展新美學的嘗試。」

當然，Aljoscha 提出的聲明遠不只這一句，但在閱讀完關於藝術、生物學及生物倫理學的深奧理論之前，且讓我們先按下暫停鍵，將疑問的球再往前拋一些：究竟藝術家 Aljoscha 何許人也？他如何構想出「生物主義」這充滿哲學性的假設？又如何將其幻化為藝術形體，進而影響當代的每位觀者？

了解生物變異，是我的基因設定

「先從第一個問題開始。蘇聯洛佐瓦 (Lozova, 今屬烏克蘭) 出生的 Aljoscha，年少時便從烏克蘭搬至德國，在就讀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 (Art Academy Duesseldorf, Germany) 期間師從德國藝術家康拉德·克拉菲克 (Konrad Klapheck)、伊朗視覺藝術家希琳·內斯哈特 (Shirin Neshat)。「康拉德以超現實的細緻繪畫聞名，他強調精確，教會我如何銳利地思考，並且持續研究表達和動機，也鼓勵我探索多元媒介中的構圖，跟他學習是我人生中的寶貴經歷。希林則經常探討文化衝突問題，讓我見識到藝術如何參與社會，也激勵我從批判性的角度思考藝術產業。」 Aljoscha 回憶道。

ALJOSCHA



Fig.05



Fig.06 (left) Fig.07 (right)

這樣的求學背景開拓了 Aljoscha 的藝術視野，而後也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藝術哲學。Aljoscha 表示，自己從孩提時代起，便著迷於生命這個生生不息的奇蹟之泉，並且創造出前所未見的事物。「這些事情或許這並不重要，但我好像在基因上便已經被設定好，去追求、探索生命的變異。」

從個人生命的原始設定出發，加乘藝術視野的啟發，Aljoscha 逐漸梳理出屬於自己的藝術哲學「生物主義」。「生物主義相信藝術能超越傳統媒介，生成具有自主性、自我維持能力和複雜交互能力的生命體。」他進一步表示，這樣的想法最先源於 1970 年代時，智利生物學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 (Francisco Varela) 和洪貝爾托·梅圖拉納 (Humberto Maturana) 提出的「自生系統論」，並受到英國哲學家大衛·皮爾斯 (David Pearce) 提出的「天堂工程」理論，以及法國哲學家瓜塔里 (Pierre-Félix Guattari) 與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的「根狀結構哲學」影響，最終他才提出「生物主義」，作為一種能預見並具體化未來有機生命的美學主張。

纏揉傳統的時間軸，邀請人們仰望未來的時空

「對我來說，每件作品都是一種動態過程和生命體，而非靜態實體。有時，我會打造出極精細的畫作，這些畫作由無數個微小的『點』所構成，每個微點都是一個不斷互動的個體，體現了自我生成和共生的原則。有時，我會用壓克力玻璃和金屬等材料構成巨大、透明的超級生命體，懸掛在教堂或工業空間中，引起人們對於神聖的敬畏之心。」

他進一步表示，壓克力玻璃的分子源於數百萬年前的植物群，且具有半透明的透光效果，反映了進化過程的飄渺本質。金屬則有著極高的強度和可塑性，能夠形成耐用卻流動的結構。

「透過結合壓克力玻璃和金屬材質，我得以創作出奇異而永續的形式。」

"Bioism invites contemplation on how life might evolve under extreme cosmic conditions or within alternative universes, reflecting on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life across cosmic scales."

在這樣的創作中，Aljoscha 也不乏動手實驗的過程，持續探索材料在不同光、溫度等環境條件下的表現，「在畫廊、教堂和工業空間等不同情境下展示作品，觀察這些材料如何與特定環境和觀眾互動，每每都能為我帶來創作上的新刺激。」舉例而言，2016 年時他在德國畫廊 Galerie Martina Kaiser 展出的〈From Homo Faber to Homo Creator〉，便在純白空間中以超自然般的粉紅與紫色「生命體」，引領人類對於未來的想像；2017 年在本拉特宮博物館 (Museum Schloss Benrath) 穹頂壁畫下，在羅馬教堂建築 Sala Santa Rita 中展出的作品，則彷彿穿梭了過去與現在兩種時空，讓人看見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軸，彷彿以作品的奇異彎曲，交纏於一室之中。



Fig.08

Bioism is a visionary attempt to conceptualize and instantiate a new aesthetic,

philosophic and bioethical discourse for enhanced future organic life.

Bioism aspires to pioneer an era of novel life innovations,

opening a new chapter in the evolution of created species.

Aljoscha 相信每件作品都是動態生命，而非靜態實體，這也讓我們更加好奇，究竟在 Aljoscha 的宇宙觀裡，時間與空間有著什麼樣的意義？他對於時空，對於靜與動的理解，又如何影響了「生物主義」？

500： 請問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與時間、空間的關係？

A： 「量子理論」(Quantum theory) 挑戰了人類對時間和空間的想像，主張在量子層面上粒子可以處於「疊加態」，並在廣闊距離上展示糾纏。「生物主義」中有機體之間的共生關係和互聯性概念，其實也反映了量子糾纏，也就是說，系統一部分的行為和事件可以瞬間產生遙遠的影響。這種「量子互聯性」暗示了一種對於生命及其所在環境的整體思考，在這樣的思考中，每個元素都是以複雜、過程性 (processual) 且非局部 (non-local) 的方式互動。

另一方面，「弦理論」(String theory) 則認為基本粒子不是點狀的，而是微小的振動弦，存在於比熟悉的四維時空更高的維度中。而「生物主義」對未來有機生命形式的探索，也呼應「弦理論」強調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暗示生命可能在不同維度或物理法則下適應和繁衍。這樣的思考能幫助我們擴大對於生命在多維宇宙中，可能形式的理解。

當代「宇宙學」(Cosmology) 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包括宇宙膨脹、多重宇宙假說等概念。「生物主義」對未來生物群落和合成生物的推測性方法，跟「宇宙學」對於宇宙多樣性的推測十分相似。它邀請人們思考生命如何在極端宇宙條件下，或在其他宇宙中進化，反映了生命在宇宙尺度上的互聯性。

而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General Relativity) 則描述了由質量和能量引起的時空彎曲。「生物主義」強調動態、進化的形式和過程，與愛因斯坦認為時空作為靈活、互相關聯的連續體的概念彼此呼應。正如質量彎曲時空，「生物主義」認為有機生命及其進化可以塑造時空，並被時空本身的結構影響。這樣的視角邀請人們深入探索生物系統如何與引力場和宇宙結構相互作用，並隨著時間發展。

500： 對你來說，生物主義的藝術創作，是剎那、循環，或是永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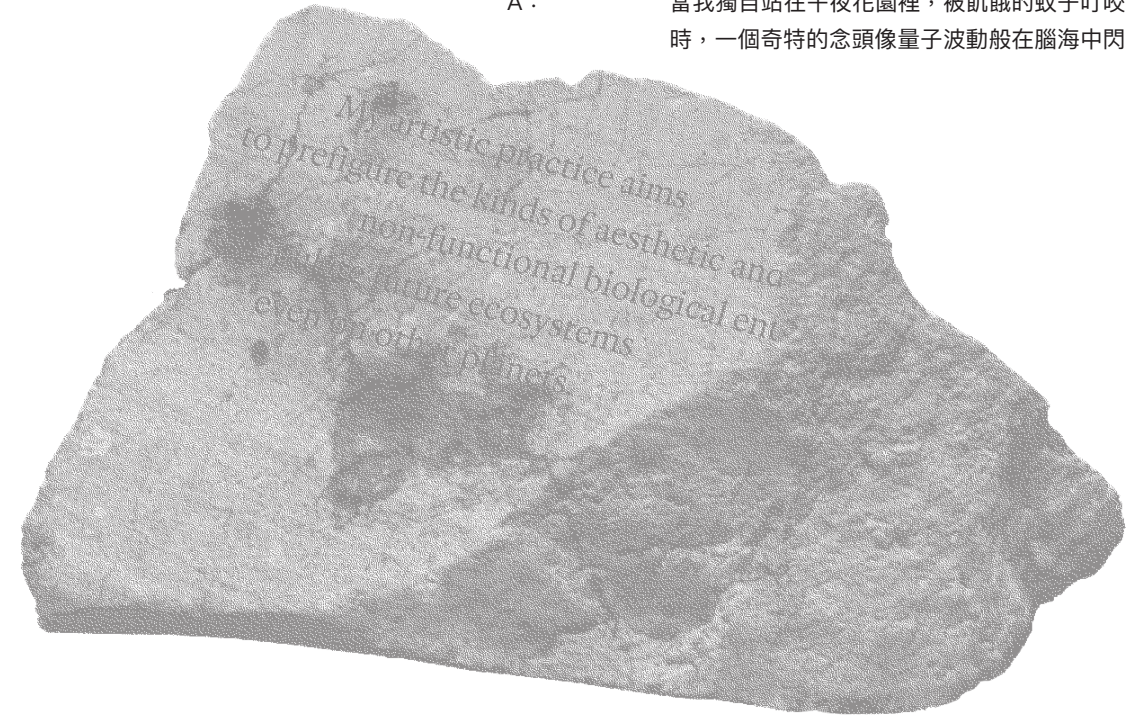
A： 對我而言，「生物主義」藝術超越了單純的時間性，而是體現一種持續又永恆的觀點。這個觀點設想一種嶄新且擁有無限形式的生命如何不斷變異。正如地球上的生物生命經歷出生、成長、繁殖和衰亡的循環，生物主義想像了一種跨越宇宙尺度，持續創造和轉變的過程。

另一方面，「生物主義」也設想一種超越當前人類理解的生命型態，認為生命適應、演化和繁殖的潛力可能無限地延伸到未來，超越個體藝術品的有限壽命。

因此，對我來說，「生物主義」反映了一種信仰，也就是生命在多樣環境和變化條件下，擁有持續適應、持續繁榮的能力。這樣的推測不僅探討「存在」和「進化」的永恆思索，也回應了人類對於理解並參與宏觀時空尺度的不朽追求。

500： 對於你個人而言，身處的時間與空間又如何影響了你的創作方向？

A： 當我獨自站在午夜花園裡，被飢餓的蚊子叮咬時，一個奇特的念頭像量子波動般在腦海中閃



現——我開始思考，自己在日常中遇到的糟心事，如何影響了周遭的生物群以及自我發現。那些當時看似無關緊要的時刻，現在像蚊子卵一樣，從我的血蛋白中產生，沿著一條違反傳統時間順序的奇異軌跡浮現。花園的陰影隨著不確定性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 振動，隨著表觀遺傳學 (Epigenetics) 的不可預測性嗡嗡作響，不知道會引向何方。這些轉瞬即逝的想像，讓我將所有的「偏差」視為一道窄門，引領我走向那些超級生物存在的廣袤宇宙。

”My artistic practice aims to prefigure the kinds of aesthetic and non-functional biological entities that might populate future ecosystems even on other planets.“